

CHANGPIAN XIAOSHUO

都 梁 著

亮

金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JIEFANGJUNWENYICHUBANSHE

亮 剑

都 梁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亮剑/都梁著 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1999.12

ISBN 7-5033-1186-X

I . 亮… II . 都… III 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8764 号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8.25

字数:432 千字 印数:7001-17100

定价:25.00 元(膜)

目 录

第一章 (1)

孤军深入的山崎大队。李云龙阵前挑战，以刀剑决雌雄。三千六百颗手榴弹所创造的战争伟力。全团一个不留，都跟我上。无一生还的突击队。李云龙跳着脚大骂：是哪个狗娘养的把山崎打死啦？给老子站出来。

第二章 (13)

照李云龙的意思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就得先学会喝酒骂人。武林高手魏和尚、黄埔精英楚云飞。平田一郎发现两个没有教养的食客。拿十万大洋来。李、楚联手大闹“聚仙楼”。一枝“勃朗宁”，一辈子的恩恩怨怨。

第三章 (25)

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干！冷兵器时代的余晖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日战场上最后的闪现。古老的白刃战，军人的意志、勇气和战斗技巧的完美结合。兵力对比 1:1，伤亡比例 1:1。骄横强悍的关东军。神勇之人，怒而色不变。

第四章 (39)

李云龙向全团训示：放下正规军的架子，只当自己是山大王。要吃肉要喝酒，没有就抢他娘的。主动进攻的村姑秀芹，悬崖勒马的团长。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，刀出鞘，弹上膛，血光之灾即将来临。

第五章 (51)

赌气的新郎官，运气不佳的山本特工队。潜伏哨的一声枪响使山本的偷袭计划化为泡影。身经百战的李云龙暗暗惊讶：这伙鬼子够邪乎的，哪儿蹦出这么多身手敏捷的小鬼子？和尚的一捆巨大的集束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。

第六章 (61)

晋绥军 358 团再战特工队。楚云飞初次领教特种部队。山本一木功败垂成，悬崖边的讨价还价。楚云飞笑道：谈判要有本钱才行。山本建议：双方体面地退出战斗。伤亡过半的特工队金蝉脱壳。

第七章 (70)

独立团大集结，狂飙扫县城。一个古老的故事，“冲天一怒为红颜”。以平安县城为中心，方圆几百里打成一锅粥，双方参战的兵力达到几十万人。守军的建筑物在爆炸声中坍塌了，玉石俱焚……

第八章 (83)

日军情报部门的李云龙档案，将级军官的待遇。筱冢义男中将发誓：有朝一日要亲手砍掉他的脑袋，把他的头做成标本放在办公桌上。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嘉奖电报。八路军总部的结论：功过相抵。

第九章 (88)

几十秒之内，和尚连杀六人，干得干净利索，山猫子暗暗心惊。小河沟里翻了船，和尚死不瞑目。新二团孔团长长叹道：完啦，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。李云龙的刀锋斜着飞出，山猫子的脑袋连同背后的木桩飞出一丈多远。几十年后，一个歪脖子的老人指着刀疤诉说着一个不太古老的故事……

第十章 (96)

独立团一言九鼎的“营长”。李云龙吼道：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。咄咄逼人的楚云飞。嘴上像是抹了蜜一样的赴宴者，腰里竟缠满了炸药。李云龙声称：那天喝多了认错了人，一不留神把“国军”给当成伪军缴了械，真不好意思。赵刚的评论：君子碰上小人了。

第十一章 (108)

在楚云飞少将的望远镜中，有一道由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组成的死亡之墙，没有什么人能进入这堵高墙。赵庄突然复活了，迸出一圈炽烈炫目的白光，无一生还的敌军敢死队。李云龙说：别管他官大官小，先捶他狗日的再说，挨打不还手的人别在我二师混，老子丢不起那人。

第十二章 (117)

如同两列对开的火车在黎明前猛然相撞，激起惊天动地的轰响。两支大军以小镇为中心扭成纵横十几公里的巨大旋涡，国民党军五个整军全线压上来，华野五个纵队迎头出击，楚云飞胸前绽开了两朵红花。李云龙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片轻飘飘的羽毛升了起来……

第十三章 (122)

助理员突然不吭声了，他发现一枝驳壳枪顶在脑门上。手术台上的李云龙像个被打碎的瓶子。一个漂亮姑娘的鲜血注入李云龙的血管。美人的苦恼。倾国一笑首长绝食。

第十四章 (137)

赵刚说：别色迷迷地盯着，那样很容易把人家盯毛了。你得先把辈分拉平了，要当了“首长”那别的角色就不好扮啦。受宠若惊的小丫头田雨。李云龙形象的坚决捍卫者。谈恋爱也和打仗一样，声东击西，欲擒故纵，都得有点儿。关键时刻，还得靠闪电战奏效。

第十五章 (156)

田墨轩怒道：“那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，就凭你是师长？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夺得天下？”李云龙说：“我就站在院子里等，直到您同意为止。”沈丹虹说：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。”田雨说：“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。我喜欢有血性，有尊严，勇敢的男人。”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：

“我在你胸口上盖上私章了，你属于我啦。”

第十六章 (170)

地形复杂的武夷山，理想的游击战地区。自古民风剽悍，杀伐不断，匪患严重。夜色中车上车下曳光弹像一串串火流星来回乱窜。李云龙对“国军”上校说：“真他娘的败家子，你要是老子的部下，非毙了你不行。”土匪们面面相觑，一时角色位置也发生莫名其妙的错位。

第十七章 (184)

八千将士血染沙场，李云龙的 C 团无一生还，猛然倾斜的战争天平。海滩上突然出现一阵躁动，犹如滚滚雷声由远而近，转眼汇成惊天动地、排山倒海的巨大声浪，这是上万条汉子惨痛之极的嚎叫，犹如一群受了伤的野兽.....

第十八章 (189)

来自苏军阿尔法特种部队的两个令人生畏的上校。“高加索之狼”开出的食谱，丛林战专家“库班狐狸”。丛林中的大决斗，兵力对比 1:1。飞檐走壁的苏联特种兵，特种作战是一门尖端的军事科学，是一门艺术。

第十九章 (206)

一对年龄悬殊、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男女组成一个家庭，必然要碰撞出点点火花。缺乏教养的老粗丈夫。一脑子小资情调的妻子，谁也改变不了谁。李云龙的思

想政治工作；你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艺儿，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？二十万发子弹换两架飞机，值啦。

第二十章 (221)

第一次见面，两人之间就有了一种奇妙的感应。赵刚感到：一股清纯柔和的气息迎面扑来，使他感到窒息。冯楠突然觉得她的心脏猛地迸裂开来，一股滚烫的液体喷涌而出，一霎间，她的眼中竟贮满了泪水。田雨告诉李云龙：“我敢说这两个人今生今世再不会分开了。”

第二十一章 (229)

来自四大野战军的中青年将领。脾气火爆的老伙计孔捷。东野名将丁伟。战史课上四大野战军大辩论。前129师师长一掌拍在桌上怒吼道：“你还像个军级干部吗？给我站好……”李云龙站得笔直，一声不敢吭。

第二十二章 (241)

三个闹事的少将。丁伟少将要和常保胜少将切磋一下拳脚。孔捷少将自告奋勇要当裁判。李云龙少将也起哄道：“淘汰赛，谁输了我上场。”元帅的肩章上那硕大的金色国徽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三个少将的气势仿佛立刻矮了半截。元帅说：“不是嫌一颗星少吗？我再给你们加几颗，大校、四颗星，够了吗？”

第二十三章 (254)

有多少年没挨过揍的丁伟将军这回挨了揍。被埋没

的武林高手段鹏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田墨轩。从防务角度看,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如果出现了个军事强国,那么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,不管它信奉什么主义。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。

第二十四章 (267)

李云龙少将的特种作战理论引起重视。丁伟少将关于重组国土防御战略大格局的构想语惊四座。把苏军作为假设敌的观点险些吓破了在座将校们的苦胆。宁死不屈的儿子李健,母狮子一样勇猛的田雨。

第二十五章 (275)

李云龙火上浇油的劝架方式,被迫卷入斗殴的赵刚。田墨轩与赵刚的长谈,田墨轩说,如果能看到未来出现的灾难,田某纵是粉身碎骨也要以醒国人。

第二十六章 (293)

梁山分队大点兵。身怀绝技的分队长段鹏,性如烈火的西北大汉林汉。用手指当瓦刀用的“小旋风”和“青面兽”。横空出世的 108 将,以先来后到排座次,绰号每人摊一个,听着不顺耳也得凑合着。

第二十七章 (305)

李云龙怒道:“把老子当舌头抓? 真他娘的反啦。”诡计迭出的梁山分队。失踪的孩子,神秘的电工。警卫连兵败高粱地,自投罗网的舌头,水泊梁山山威大壮。

第二十八章 (316)

在一个知识分子本来就稀少的国度里，一下子就把 50 多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，这场灾难的后果会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露出来。一个曾经那样心高气傲、才华横溢，那样仪态万方，雍容华贵的女人，不仅丧失了任何自尊，连文笔也变得像稚嫩的中学生作文，太可怕了。

第二十九章 (324)

梁山分队首次出击。随着第一批落下的炮弹，三个将军魂断金门。楚云飞启动尘封已久的回忆，失声喊道：“这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。”陷入重围的突击队员。楚云飞在望远镜里看到：小高地上闪出一团耀眼的火光，随后传来一声闷雷似的爆炸声，然后一切都归于沉寂

.....

第三十章 (342)

大饥馑。神秘的北大荒来客，田墨轩撒手人寰。一个刑事犯眼中的落难知识分子群生态。一台水泵从警卫森严的军部大院不翼而飞。李云龙讽刺道：“是不是蒋介石要浇菜园子缺台水泵呀？”饥饿的梁山分队。企图自杀的军官。令人震惊的悲惨现实。李云龙的眼泪。国家搞成这样，我们这些当官的人人有份，谁也别想逃脱责任。

第三十一章 (373)

黑暗中冲锋枪喷出长长的火舌，灼热的弹壳在甲板上迸溅。李云龙说：“拿自己战友的血去换敌人的赏钱，

咱们要是让他活着离开马祖，我这军长就别干了。杀人抵命，欠债还钱，自古就是这个道理。”高效率的情报系统，第一攻击波呼啸而起，空中大伏击。

第三十二章 (381)

大灾难在降临之前，上天总要以某种形式向懵懂无知的人类发出警告，而人类对灾难降临前的预兆总是显得麻木不仁。几个半大小子的即兴之举，竟引发了一场红色狂飙。李云龙对儿子说：论抄家你爹我可是老资格了。李云龙平生第一次跳舞。“天天读”引发的麻烦。

第三十三章 (393)

拍案而起的赵刚将军大声报出一串令人发指的统计数字，将军一生中最后一次反冲锋。赵刚回忆中的李云龙。冯楠的评论：这个人是为了战争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他该早来几百年才对。当战尘落定时他生命的辉煌就会渐渐黯淡。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，咱们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。

第三十四章 (409)

值班警察感到震惊，他从没见过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能把五个带刀的人伤得这样惨。李云龙张开双臂把孩子们拢在胸前，爱怜地摸摸这个，拍拍那个。一种少见的温情从他心底泛起，老战友的死使他肝胆俱裂，他发出一声长长的、惨痛的哀嚎，犹如受了伤的野兽……崩溃的精神殿堂。

第三十五章 (416)

当年朝鲜战场上的两位英雄，在解甲归田多年后，又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，投入战场。当年的炮兵团长对步兵团长。当马政委走出李云龙家门时，突然感到自己像是被某位首长接见过，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。第一次大较量，特种分队闻警出动。

第三十六章 (434)

李云龙的后院成了武器试验场。当年的《租借法案》装备在继续发挥作用。军长和政委的交锋，少将根本没把少校放在眼里。少将说：“这个脑袋子弹都不怕，还怕你的帽子？你这话也就是吓唬一下墙窟窿里的耗子。”值班参谋向政委敬礼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只能执行 1 号首长的命令。”

第三十七章 (445)

严于律己、爱兵如子、艰苦朴素、刻苦学习的马政委。心胸狭隘、满嘴粗话、指桑骂槐、伺机报复的李军长。军长和政委结成“一对红”。除夕之夜黄绿色的“忆苦饭”和马政委青绿色的脸。

第三十八章 (453)

神秘的转业军官张重。气势压人的野战军。受冷落的前炮兵团长。隐身的狙击手。变了形的手枪。大烟囱上李云龙论兵：全是他娘的一群货。田雨的眼泪。飞向天空的姐夫。牛刀小试的特种兵。偃旗息鼓的特种分

队。

第三十九章 (483)

没有山头的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有些瓜葛，几乎全部瘫痪的军事指挥机关。模棱两可的“军委八条”。欢欣鼓舞的造反派们。郑秘书说：要真照这八条去执行，闹不好就落进不知谁设下的圈套里。

第四十章 (491)

被偷袭的师部。面对慷慨高歌的青年女工，哨兵紧扣扳机的手哆嗦了。军委办公厅和林办指示：可以反击。郑秘书问：“用什么反击？是用枪还是用嘴？”被解职的郑秘书。骇人的枪声，血染的大楼。死不瞑目的邹明。嗷嗷叫的部队。若干年后，一个陆军少将论传统。

第四十一章 (506)

造反派的血书。李云龙又拿起十几年没摸的手枪，准备效法叶戈罗夫元帅。要讨还血债的死难者家属。田雨大声喝道：谁敢动我丈夫一下，我们全家就和他拼了。深夜来访的神秘军官。坚壁清野。敢拼命的警卫员。躁动的军官们。伟岸得像森林一样的野战军官兵。戴手铐的将军向部下告别。流产的劫持行动，无可奈何的特种部队。

第四十二章 (532)

司机老常说：“这就是你们当领导的不对了，咋让台

12 亮 剑

湾特务当了军长呢？”司令部的参谋们说：“就算刘少奇来当军长，我们照样也得服从命令。”郑波说：“我身上惟一还有的也就是良心了，我不打算再失去它了。”田雨抱着丈夫说：“要是有一天你不在了，我绝不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”破釜沉舟的特种部队。

第四十三章 (547)

砸向主席台的木牌。浑身是血的将军。野兽般嚎叫的段鹏。钢心橡皮棒。谁敢进入警戒圈就开火打他狗日的。还是那枝“勃朗宁”。痛哭的特种兵。勋章和军礼服。大别山的儿子。少将和少校最后的对话。客厅里的枪声。

尾 声 (565)

第一章

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，李云龙正在水腰子兵工厂和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。李云龙中等个子，长得很均匀，就是脑袋略显大了些，用他自己的话解释，是小时候练武，师傅老让他练头功练得狠了些，净拿脑袋往石碑上撞，一来二去就把脑袋撞大了。

李云龙已和张部长纠缠了两个多小时了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想多弄点“边区造”手榴弹。这是八路军太行兵工厂的土产。平心而论，李云龙一点儿也不认为这种土造手榴弹有什么好，比起日军的那种柠檬式手榴弹差得太远啦，“边区造”的铸铁弹体质量太差，爆炸后有时只炸成两半，弹片的杀伤效果极糟糕，这种玩艺儿在战斗中常耽误事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就这种“边区造”也不可能敞开了供应部队，用李云龙的话说：能拔脓就是好膏药，有总比没有强。

后勤部长张万和是李云龙的大别山老乡，在红军时期就是老熟人了。所以说话也随便惯了，似乎彼此不骂几句就太见外啦。

张部长说：“你狗日的就不像个当兵的，是他娘的商人，心算是黑到家了，我已经多给了你

们独立团十箱了，还他娘的贪心不足。”

“我早听别人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大别山人，早先是从山西这边逃荒过去的，我还不信，这回可真信啦，是他娘的抠，这又不是金元宝，你存着想下崽咋的？操，你要不给，老子今天就不走了，你小子还得管饭。”

“这狗日的哪像个团长？无赖嘛，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，我这后勤部长就别干啦。行吧，我再给你十箱，得了，你还先别道谢，老子不白给，你得拿东西来换。”

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咱穷光蛋一个，连老婆都没有，真要有老婆，就拿老婆跟你换 50 箱手榴弹。”

张部长哼了一声挖苦道：“啧，啧，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，你狗日的还提前预支啦。再说了，什么金枝玉叶能值 50 箱手榴弹？美得你吧，老子别的不要，再打仗时，你得给老子弄把日本指挥刀来。”

李云龙一听便放了心，大包大揽地说：“我当是什么宝贝，小菜一碟嘛，刀好办，冈村宁次的刀咱弄不来，弄把佐官的还不难。这样吧。你再给十箱，我顺手再给你弄个日本娘们儿来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吧……”

李云龙哪里知道，他正和张部长纠缠时，日军山崎大队正稀里糊涂地朝八路军太行根据地门户——一线天走来。

日军山崎大队长像那个年代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，个子矮矮的、罗圈腿、身材壮实、脖子和脑袋差不多粗细，猛一看像一颗大号的猎枪子弹。他的脸上带着日本军官惯有的神态：冷酷和坚毅。他是个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武士，从来没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。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的人，自然就更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。所以，这次扫荡，山崎大队没有找到八路军的主